

清华园里的烟火气

——我搭伙十年的那些教工食堂

唐吟方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移居与北大朗润园一墙之隔的圆明园花房生活。那时候中关村北大街还没开通,公交还要绕道清华西路,才能在清华西门分叉拐弯,进入圆明园南路,另一路通向上地,那一带实在冷清得可以。我所在住宅是一个研究院家属院,贴着北大的东围墙有一条林荫路,晚饭后,趁夕阳还在,沿着小路往南,沿途还有些解放前留下来的民舍,通过小东门进入北大校园,进门往南就能瞧见伪装成宝塔的水塔。我去得最多的可能是北大的朗润园一带,那里基本还保留着燕京大学时的面貌。也曾在季羨林故居南面的那片湖面欣赏过有一人头高的“季荷”。

北大小东门外的成府路那时候出奇的热闹,书店、咖啡馆、茶食店以及日本韩国料理排满了一整条街,很有点沪时时期某个日本小城的味道,而惠顾者大多是清北二所学校的学生和老师们。万圣书店便崛起于那时,是那时的规模还不成气候。围绕北大一圈的大小书店数不胜数。至于北大里面,还有后来移出北大校园至今已存活了二十六年的野草书店和早已关张的博雅堂与汉学书店。

新世纪后的第二个十年,我借居蓝旗营北大清华联建楼。小区的北门通往清华园,我由居住而成为清华的搭伙者,一晃十多年过去。

有人问我,北大和清华的区别有哪些,作为局外人,凭直觉北大周围书店多,而清华的菜场讲究(其实清华里头的书店也不少),比如在清华菜场能买到活鱼鲜虾鸡鸭春笋等等。在我看来,清华人简单朴素,注重实实在在的

生活。

十多年来有机会吃遍清华的大小教工食堂,印象最深的当然是清华食堂,朝夕过从,无日不欢。食堂固然无法涵括清华的全部,却能触及清华园世俗生活最本质的一面,关乎口味,也有一所理工科大学的饮食选择,还有清华园一路学问一路人才培养一路物质生活的传统。

最早吃过的清华食堂是靠近清华西门的寓园,还是在搬到蓝旗营小区之前。那时候清华西门像样的餐馆还很少,我问院内的邻居:怎么买早点?邻居中颇有一些在清华任职的教师,他们告诉我可以到“二员工”(第二教职员食堂的简称)买早餐,一试果然不错。最初去的时候,“二员工”还没有装修过,保留着过去的样貌,室内的采光不好,黑不抽抽的。偶尔外地的朋友来访,就近带他们到“二员工”用餐,兼带体验一下久别的校园生活。记得世纪初浙江富阳的朋友来,就去吃过一回,去的时候正好赶上饭点,里面人山人海,还有典型的中国式的嘈杂。轮到我们坐下来,打饭菜的碗盘不知什么原因都带有缺口,十分尴尬,窘得我脸一阵红一阵白。我能回忆起来的菜有木须肉、鱼香肉丝、炒土豆丝,还有几样清华十分有名的凉菜,如肚丝拌豆腐丝等等。“二员工”是清华教工食堂中规模最大的一家,菜品相对多些。经过几次改造装修后,桌椅全部换了,碗盘也由原先易碎的瓷质换成耐高温不怕摔的密胺塑料碗盘,从此脱胎换骨面貌大变。引进南北东西的名小吃后,食堂内的小炒部紧跟随着对外开放,加上传统的面食部,真是琳琅满目,可选的余地特别大。

据认识的老清华介绍,现在被称为寓园的就是他们口中的“二员工”,2011

年清华才把从前以数字排序的食堂改为今名。这家清华园里年头颇长的教工食堂当然不是浪得虚名。重整后,出现很多新品种,从烤肉、铁板一路到川粤风味、陕西风味、麻辣香锅、瓦罐等等。在食堂的小炒部我曾请过南通来的朋友,饭后沿校园一路向东散步,行至新林院林梁故居,进去喝了一杯咖啡。那时林梁故居的客厅被学生租下,开了一间小小的咖啡厅。

寓园里的小炒比大锅菜要讲究一点,口味离食堂其实不远。我自己比较偏爱寓园的瓦罐,汤汤水水,风清云淡。这种云南传来的烹饪法,是一种省事的做法,往小罐里扔入料后,放入大缸,文火焖,取出后肉酥软,汤汁鲜美。最贵的竹笋老鸡汤、竹荪排骨汤,不过十元。排骨海带汤、山药排骨汤次之。我一般要一个瓦罐,再点蔬菜一二样,米饭一小碗,就足慰饥肠。十多年前,刚刚搭伙时,胃口还壮,除此之外往往还要另点牛肉片或猪爪子。吃罢犹嫌不足,拾起后二层面食部,再添加一片香肉饼,之后又会买一袋清华自产的酸奶喝下,才心满意足离开。如今偶尔上寓园打牙祭,上楼要一碗饺子汤,买一片肉饼,一口饼一口汤,慢慢咀嚼,意在吃,要紧的是坐在那儿回味旧日时光,看看饭点熙熙攘攘的食堂,食客们的各种进食姿态,感觉这是人间少有的欢乐场面。我们吃着吃着,忽然从中年人变成老汉,我们在这里消耗食物也输出自己的青春,频繁进出出出,成就每一个仪式。

我有一次在楼下碰到一对和我同住蓝旗营小区的老夫妇,他们同为清华的教授,自己不开火,已经吃了大半辈子的食堂,余生仍依食堂而活。我问老先生:食堂的饭菜味道如何?老太太抢着说:年轻时是忙,退休是习惯,现在已经成了依赖。那位老先生接着说:你知道清华的老师都比较挑剔,从前要求食堂定期公布菜肉禽蛋米面油盐糖醋的来源,现在服务中心建立了自己的食品采购基地,食品安全方面倒是有保证的。我曾经跟一个朋友说过,家靠着一所大学,能在那里搭伙是件幸运的事。外界流传着清华食堂的餐价稳定,连北大的学生都来蹭饭。估计这是前几年的事,这两年新冠病毒一来,大学都有保安把守,无关人员一律不得入内。

寓园的手工饺子也让人惦记。我刚吃寓园时,饺子还处在手工时代。我不愿跑食堂时,就在家楼下从寓园买回来的生饺子。当年清华校园里有五万左右

左右的师生员工,食堂每天要请六十多位师傅不停地包饺子,才够全校师生吃,后来手工饺子终于被饺子流水线替代。

南园也隐在教工宿舍之间,距离清华南门近。我自从移居蓝旗营后,南园便常来常往。最喜欢那里的烧茄子,本是一道家常菜,却被南园的大师傅生塑造成一款经典。紫色茄皮与暗红茄肉混合在一起,油光光的,散发出诱人的色泽。茄子中会撒上蒜末,那种口

味,有点儿咸,但极下饭。我曾回家尝试过好几次,始终不得要领。推想起来大概与食堂用大锅猛火重油有关。这道家常菜被几位清华人点赞,成为清华园里经久不老的美食传奇。与茄子搭配的,有时是西红柿,有时是豇豆,有时是青椒,还有时是土豆粒,似乎都可口,咀嚼之间会感受到不同原料混杂后的不同滋味。

南园的好菜当然不止茄子一款,那里的清蒸鱼头也好。另外,早点中的芝麻饼值得提一提,曾经是吃客的抢手货。每到早餐时间,那些退休老教师拿着各种家伙排起长队,就为等新鲜出锅的热烧饼。因为价格便宜,有些老师一买十个甚至更多,惹得后面排队的老师怨声不断。直到有一天,食堂动用价格杠杆,调整了烧饼的价格,才把早上抢购烧饼的风波遏止了。

关于南园的芝麻饼,我只想用简单的几个词来形容:香,酥脆,咸味中微微有点麻酱味,咬的时候,外面沾染芝麻的酥皮会落下来,当然赶上刚出锅时最好吃。南园本来还有一款荷叶粥及手抓饼,搭配吃也风味殊胜,听说荷叶还是荷塘月色里的产物,后来没有了。据说会此绝活的师傅回家后不想再出山,从此食客便无此口福。

清华附小南边的家园也围在教师公寓楼中间,这家比较小的食堂,却承担着清华园西南片众多教职工的一日三餐。在我心目中,家园的花式点心称得上精好,如红豆沙小饼、麻酱糖火烧、牛舌饼等等味道颇为纯正。我的口味偏向江南,为所好的那一口,常不顾其远前去用餐。至于家园的脱骨蹄膀也是我中意的一种,趁热吃当然好,冷却后切片蘸酱可口。

荷园邻近朱自清写过的荷塘月色,与现为校长室的工字厅及近春园旧址很近。荷园在格局上与清华园商业中心照澜院中心菜市场三楼的澜园教工食堂相仿。我搭伙清华的十年,数这两家食堂去得最少。说不清理由,只是不喜欢这两个食堂的就餐环境。但荷园

周围的环境一流,与校园相接,稍稍走几步,便能感受到清华校园独特的人文气息。

我曾试图通过吃过的食堂梳理出“吃”与清华的关联,几经努力,终究徒劳无益。这倒提醒我不妨换一个角度去看清华的吃,比如口味上的五湖四海,有点海纳百川,而最终体现的是还食于悠悠之众,这与清华教职工的构成有关,其特色显然独立于营养科学之外。看上去似乎有点儿缺憾,终究让人欣喜。

说完清华教工食堂,忽然觉得该附带说说清华园里的餐馆。

清华的餐馆与食堂,区别在于一个是升级版,另一个是普通版,餐馆与食堂有无法割舍的关系,都是食堂出身。以我的了解,清华人来了朋友,家庭聚会,会议或者某个科研项目结项,都要凑到餐馆大吃一场,分享喜悦,犒劳自己,或许还有某种情绪在饮食上的寄托。

我吃过其中三家。甲所原是校长的官邸。梅貽琦掌清华时,另有教务长住的乙所和庶务处长住的丙所。上个世纪80年代在原址重建招待所,仍沿用甲所丙所的名称,乙所的番号被取消。有人戏称甲所是清华园的“钓鱼台”,其实仍是清华一家招待所的餐厅而已。甲所前世的身份,使它成为清华园里餐厅的头牌。我去甲所吃得最多的是红烧鱼塔、味淋牛肉、疙瘩汤及甲所大饼。甲所大饼知名度甚高,本身并无特异之处,之所以被传颂,推想大概与清华人的风格有关。

据杜鹏飞先生先见告,近春园是1990年才出现的餐厅,与北京亚运会有关,也是招待所的附属餐厅。菜品也是南北菜系混杂的大众风。近春园餐厅靠近清华西门,与清华西院家属院只有一步之遥。当年在西院居住的大牌教授数不胜数,王国维就住在西院。可能是地点偏僻,近春园餐厅一直火不起来。荷园南边的熙春园餐厅算是清华园里最气派的馆子,曾经以杭帮菜为主打,后来推出的菜品也是走苏浙川鲁大众菜混搭的路子。熙春园最好的年光,水晶虾仁、酸菜鱼,味道都不错。还有我偏爱的那一味笋尖老鸭汤,后来因为原材料太江浙,也缘于餐厅风格的调整,消失在菜单上。

清华的前身我没有赶上,也没有碰到那些彪炳校史的名教授,等我有机会探访清华园,建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照澜院,西院大多已沦为大宗院,但我总算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前成为清华诸多教工食堂的食客,领略几番承接合的清华伙食风。每回饱饭后,总萌发写写清华教工食堂的冲动,这个念头起起落落,一直受阻于无事忙。有更多的人写清华学子优秀教授出众以及一所大学背后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唯独清华园里的烟火气少有人问津。作为局外人,明白一所大学的烟火气才是底色中的底色,终于按捺不住,拉杂写下清华食堂滋味深长的悠悠往事。

2022年元月6日蓝旗营小区十号楼

捡来的种子

蒹葭

六年前,在深圳儿子住的小区,捡到过几粒种子。那是棵粗壮的古树,浓荫蔽日,并不知晓树名。晚风习习,坐在树下,能听见种子噼啪而落的声音。遂拾起,用纸包好,带回荆州。那种树,是地道的南方树,湖北并没有。

种子黝黑发亮,呈椭圆形,比莲子大,两头略尖。回来后,放在缸样的花钵里,撒上细土,覆上薄膜。大约半个月后,生出嫩芽。那样的欢喜,像女媧造人。没想到它能活。一晃六年,除偶尔浇点水,并不大管。它从一棵玉米秧的小苗,缓慢生长,现今已有一米多高。尽管单薄,但想到是儿子小区的种子,便异常欣慰。

前天,发现盆里的土,鼓了起来。显然它日益长大的身躯,需要更舒服的环境,遂决定换个盆。动手挖时,挖到一半便没土了,下面是一圈螺旋状很规矩的根,像麻绳,又像鸟巢,打开足有七八米长。那一刻,有点震惊,太委屈它了,本属大自然的产物,根系四通八达,牢牢扎入泥土才好。可惜蜗居缸中,一圈圈盘起。先生把根剪断,移了新盆,我却想着,移到郊外更广阔的地方,而非人家的阳台。

二

儿子三岁时,带他去荆州博物馆,在种满爬山虎的墙根处,也捡拾过几颗种子。那会,家里才修了楼房,住郊区,先生把捡来的种子塞在后墙临水的砖缝里,便淡忘了。第二年春天,柔软的小藤从砖缝探出,像个嫩宝宝,一片片铺开。藤体分泌出一种黑胶液体,星星点点,牢牢抓住水泥墙,扇形样向四周蔓延,转眼便是一大片。不知何时,盖满了整个三层楼的后墙;也不知何时,侵蚀了邻居的地盘,包围了几座楼。一到夏日绿波如浪,玻璃窗外覆满绿茵茵的藤叶,或一条垂挂窗台,随风摇曳。水光穿过缝隙,一墙激泄。它招蛇,更多的壁虎。有时太茂盛,得砍,房山的藤条已有手臂粗。

有一次,一楼卫生间的下水道堵了,通不开,买了专用工具,探进去搅。没想到,搅出来的全是它的根须。只得把瓷砖撬开,把根扯出来。足有碗口粗,两三米长,挤占了下水道的位。重新安了下水管,又重新铺好地砖,用水泥粉好外墙。断了根,周围的叶片立马枯死。生怕整面墙也如此,但没有,另外的根,异常茂盛。

爬山虎的生命力极强,有时顺着窗户缝隙伸至室内。柔软粉红的触角在包了木头的窗框上攀爬,不断长出指盖大小的嫩叶,一步步坚定地往前走。后面的叶子不断长大,不断老去,颜色从盈盈淡绿,过渡至明绿,一直到忧伤的墨绿。

植物的生命与季节同步,到了秋天也就萧索了,结出一颗颗花椒样黑黑的果实。鸟雀叽叽喳喳来啄,用它的肠胃,带到更远的地方。它的孩子是固守家园的,与父母也许终生不见。没谁知道,我们家种的爬山虎,是博物馆爬山虎的后裔;而它自己是否知晓母亲在哪?也是个谜。若风和鸟儿有灵,可以

传递这种信息。我相信动植物间的密语,知觉以及风的思维方式,并不逊色人类。到了冬天,一墙荒芜,只剩下一条条纵横交错的赭褐色条带,像花枝样牢牢黏附在墙面,挂着没掉净的枯叶。哪怕皑皑雪天,在屋里都能听见它唧唧干枯的寂寞声。

爬山虎就这么一年年活着,从没爽约。儿子初中时,每每做作业至深夜,月亮弯弯,银钩样挂在玻璃窗外如水的清凉夜幕。爬山虎的藤蔓在窗前摇摆摆摆,他瞌睡连连,收拾文具去睡。第二天到学校打开文具盒,竟蹦出一只碧绿的壁虎,吓得女同桌弹跳着惊叫连连。想一想,那样的时光,流水般逝去。老屋后来租给了别人,有了衰败之象。物是人非,只有爬山虎依旧在,依旧年年春天来。

很多年后我明白,根是需要休息的,于秋冬。它所有的牵挂,在枝叶间。把儿女送出去很远,尚在维持养分,除非它自己死掉。

三

儿子初一那年,暑期在沙市三中补习奥数,他爸爸每日来回接送。三中门口的大花池种了几棵棕榈树。这种树很常见,也许因为对种子有情吧,依旧捡了些。我从不知道他捡来做什么。十五年之后,儿子已到外地工作,只剩下我俩守着这个空家。

他说:“我带你去看看我种的树。”我穿上大衣,戴上手套,围巾,随他来到郊外。那是个细雨天,灰灰的天空乌云弥漫,在一片果园的尽头,有一排高大茂密的棕榈树。五六米高,站树下,得仰视。我极兴奋,从头走到尾,脚下满是泥泞的黄黑泥土。数了数,81棵。我笑说,你咋不给我包座山呢!我从没有拥有过那么多的树,像富翁,而它们似大地上的皇冠,碧绿挺拔,枝舒叶展;又像乐坛,等待着我的检阅。

亲戚的果园,他挨地埋了种子,全部成活下来。其间也曾隐约知道他每个星期天去施肥、剪枝。浑身被蚊子咬满疙瘩,回来忙着涂风油精,在卫生间冲洗。我以为好玩,无非几棵不成形的树。

之后,那片田被征了,树要移走。这样的树,除了制造氧气,并没实际用处,不像果树结果,产生经济效益。尽管不舍,还是卖了,很便宜,不记得一棵多少钱。路不好,在田埂上;买方要雇人挖,用拖车拖,要运到一个岛上,要过江,总之能卖出去就不错,否则便被挖机毁掉。

那些树,现在在哪?我不知道,从一棵豌豆大的种子开始,成为参天大树,经由我们之手变为一道亮丽的风景。能这样旅行是大地的恩泽,所以爱这魔术师般的土地。她从末对种子标价,在她怀里,她便是母亲,便是子宫。

而种子的力量又是那么顽强。不管是阳台的南方树,还是爬山虎,或81棵高大的棕榈树,都惠泽过我们。绿色,生命,自然的通道,只不过人类有时充当了鸟的使者。而我们的孩子,往往也是捡来的种子,不知道流浪到哪儿。



“文汇报”
微信公众号

2022年元月

笔会



搜寻的景观(综合材料) 马泽尔[爱尔兰]

南风之薰

重读宋玉,发现“自己的园地”

李荣

楚辞中传为宋玉作的短篇,有一首《对楚王问》,入萧选的卷四十五“对问、设论、辞、序上”。旧课读用的有名本子《古文观止》,亦选有此篇。如今,此一对问之为有名,全在于它是我们习用的曲高和寡、阳春白雪、下里巴人这些成语的出处。

成语被抽离出来习用,会遗落不少东西。拿“其曲弥高,其和弥寡”这一个曲高和寡的俗语来说,放回原语境一比较,便明白如今我们习用的阳春白雪、下里巴人这两个曲之高下的极端,原来却是有更多的比较的层次。对问的原文中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那么,在下里巴人这个最下之

曲的上面,尚有阳阿薤露的次下之曲;而在阳春白雪的高曲之名上面,更有“引商刻羽,杂以流徵”的最高之曲。我对五音二变只有纸面的认识,日常翻读古籍知道商音主秋,或有凄厉的况味;羽音主冬,或有冬藏之深厚。引商刻羽之“引”与“刻”,有点在原有色上再加以引延或者峻刻加强,而整个又以流动的徵音来杂融起来,不知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

这次偶取宋玉的“对问”重读一过,不知何种缘由,在上下文里注意到了一连串的几个以前读时都是轻轻略过的字眼:“楚襄王问于宋玉曰:先生其有遗行与?何士民庶不誉之甚也?”中的“遗”与“誉”两个字;上引“下里巴人”云云这一段中“属而和者”之“属”与“和”两个字;“夫薤露之属,岂能与和者(凤凰)料天地之高哉?”中的“料”字;“夫尺泽之鲋,岂能与之(鲲鹏)量江海

之大哉?”中的“量”字;以及“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为哉?”中的“知”字。

其实,这几个字眼也别无什么深义,只是偶然贯联着,借用过来做成只有自己能够懂得的“字诀”,生发出一些别样的想法罢了。属而和,不过是能够聚在一起而有所和;料与量,《说文》段注里说得明白:“量者,称轻重也。称其轻重多少,称其多少曰料。其义一也。知其多少,斯知其轻重矣。如稻重一石为粟二十斗是也。引申之,凡所量度豫备之物曰料。”本来,属而和者无论多少或者,都是可以各属其属、各和其和的。薤露之属即使难料天地之高,那也无妨就料量自己的“薤露之下”;尺泽之鲋难量江海之大,那就料量自己的“尺泽之小”,别无什么关系。世俗与圣人,知与不知,倒也无妨如世故早年文集序言中所说,“这些都是很好,但我们还不如去耕种自己的园

地。……所谓自己的园地,本来是范围很宽,并不限于于某一种:种果蔬也要,种药材也要,——种蔷薇花也要,只要本了他个人的自觉,在他认定的不论大小的地面上,应了力量去耕种,便都是尽了他天职了。”

天地如此之广大,我们每个人无论“属、和、料、量、知”有多大的不同,按照理想来说,总可以各自有一个自己的角落,各自有自己的生活与爱好,各自都没有什么妨害与比较。如果偶或人们在生活中爱好上有可以共通或者互助的地方,那么彼此满心欢喜地互相交谈往来,有所呼应,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而日常却仍然是耕种着自己的园地。然而人性或者生活的本来却可能并非能够如此设想,只要人们互相之间难属、难和、难料、难量、难知,往往就容易如这篇“答问”开头所说的,在彼此的眼光中认对方为“有遗行”及“不誉之甚”。